《聖夜的燈飾》

作者: 綠瘋鶴

Powered by 紙言

聖夜的燈飾（１）課後留校

一所平凡的校舍中，

象徵上課天完結的鍾聲響起後，

接連著呼籲所有學生結束課外活動，

盡早離開學校的例行廣播聲。

校內的學生聽到廣播後陸續收拾隨身物品準備回家，唯獨兩名男學生仍待在課室中，

他們還無法像其他同學一樣離校。

課室內沒有開燈，

兩人一前一後坐在靠近窗旁的第一行座位，

任由昏黃的陽光斜入桌子上。

坐在前邊的學生儀容不整，他摺起袖子，

趴著桌上呼呼大睡，

卓上是寫滿罰抄的幾張白紙，

紙上的字體可謂慘不忍睹，

任誰也無法辨認出每個字的原貌。

“今天不是星期六嗎？

讓我多睡一會吧....爸爸.....”

他被廣播聲喚醒後，

睡意蒙朧間說出意義不明的話。

“你是睡湖塗了，

還是雷老師罰你抄《一碗陽春麵》令你變瘋了？”

坐在後座的學生對夢話不而為然，

他的儀容比前座的同學更為整潔，

一排掃描筆和木顏色整齊地排在桌上，

根據他的需要快速自由切換，

全神貫注在自己的繪圖上，

為趕上截止期限而努力。

“喂，樂天 我說都快六點了，

校務會議還未完嗎？

如果雷老師還沒回來收好罰抄的話，

我們是不可以回家的呀....”

“看來你不只在睡湖塗時會說傻話，

因為默書作弊而被罰的就只有你公孫丕而已，

我只是為了準備學生會委託的活動宣傳海報設計才留在課室”

“真好呢，我也想擁有能幫助別人的能力呀。

我還以為你也是因為作弊被雷老師發現，

才和我一起留堂。

反正截止日期是明天，

回家畫不是比較舒服嗎？”

向樂天聽到公孫丕的問題後，

對回家這詞語特別反感的他，

一時控制不住落筆的力道，

導致掃描筆的筆芯斷裂。

他馬上從掛在側邊的書包中拿出筆袋，

把暫時報廢的掃描筆收好，

再抽出另一支後備的掃描筆就埋頭作畫，

只是他沒察覺到自己抽出筆袋時令另一幅在書包中的畫作掉在地上。

斷筆聲響傳至背靠卓子的公孫丕耳中，

即便他再遲鈍也能聽出端倪。

向樂天同學的家庭環境比公孫丕想像中複雜，

出生於健全家庭的他未能體會到其他問題家庭的困難，但至少意識到自己觸及到同學的逆鱗。

他嘗試側身偷看向樂天的表情，

但只看到對方的頭頂，

向樂天正以近得不可思議的距離為畫作上色。

當公孫丕正想辦法打破現在尷尬的困局，

才發現剛才向樂天換筆時不慎從書包掉出另一幅畫作。

畫作的保存方式惡劣，

中間是被撕裂開的一道缺口，

依靠著透明膠紙把兩邊勉強拼貼在一起，

白紙滿佈皺痕，畫作的正面向地，

空白面向天上。

公孫丕離開座位撿起向樂天掉在地板上的畫作，向樂天完全沒察覺到公孫丕的行動，

公孫丕撿起畫作後翻到正面細看，

他早有聽聞向樂天有一定的藝術基礎，

他正被畫中充滿逼力的表現力所吸引住。

“喂，樂天，你畫的這個到底是什麼角色？

可以告訴我嗎？”

“什麼角色，我都說了是學生會活動的宣傳海報.....你這傢伙竟然亂翻別人的書包！”

向樂天停下作畫衝往公孫丕，

打算從他手中奪回畫作。

“喂喂，這樣用力搶的話，

可是會再撕爛你的作品呀，

你不是花了很多功夫和時間才用膠紙貼好的”

公孫丕沒想到向樂天的反應會如此激烈，

兩人為了爭奪畫作而在課室追逐，

公孫丕不時挪動課室中的椅子阻隔開向樂天，

本來整齊排好的學生座位也被兩人撞得歪斜。

這場胡鬧的困獸鬥持續近十分鐘時間，

一向體力極佳的公孫丕沒想到會被體弱的向樂天逼得幾乎走頭無路。

“喂，樂天，運動了一下後有冷靜下來嗎？”

向樂天已經被公孫丕戲弄得氣喘如牛，並無力回答問題。

“其實我沒有翻你的書包啦，

我才不做這麼無禮貌的事！

只是看到你的畫掉在地上，

我幫忙撿起來時不小心看到正面而已啦。

“你那只是詭辯吧？

到底為什麼你想知道畫上的是什麼角色？”

向樂天的氣喘狀況稍稍緩和，

和公孫丕胡鬧後，

心中的不快也不可思議地煙消雲散。

“因為畫上的角色真的很有型呀，

我想看更多關於他的動畫、

漫畫和特攝之類什麼的。所以作品名是什麼？”

公孫丕意猶未盡地細看畫作，

臉上表情如得到夢寐以求的玩具的小朋友般幸福，毫不介意畫作保存不佳。

“審判邪惡的白銀騎士，

全身散發著刺骨的寒氣，擅用細銳的尖刺劍，

在不為人知的暗黑角落為守護人類和異形生物戰鬥.....”

這是向樂天臨時創作出來的人物背景，

他根本沒想到會有機會向其他人介紹這畫作的一天。

他解說的時候音量很小，

絲毫不見他平日那自信

的態度。

“哦！這簡介聽起來不是很帥嗎？

所以作品名是什麼？”

向樂天壓底聲量的介紹令無阻公孫丕的興致，

他專注聆聽著，眼神中閃爍著熱情和期盼。

“沒有作品名....只是我的原創角色.....”

向樂天招架不住公孫丕的熱情，不禁害羞起來。

“太強了吧！竟然是原創角色！

喂，樂天，你將來要當漫畫家嗎？

這幅畫可以送給我嗎？”

公孫丕的雀躍沒有絲毫減退，

他由衷覺得向樂天是個擁有才能的人。

“可以是可以.....”

向樂天一直追求著尊重和認同，

那從沒在家人身上得到的支持，

想不到最後會從同學口中尋覓真摯的期盼和理解，公孫丕是向樂天的第一個理解者，

使他的意志更堅定。

他夢想著自己的設計有一天能為其他人帶來溫暖，兩人從此成為在學校中形影不離的摯友。

聖夜的燈飾（1）完

聖夜的燈飾（2）現實

聖夜的燈飾（3）再聚

今晚是向樂天和公孫丕的定期聚會，

他們在中學畢業後也有保持聯繫，

向樂天曾擔心過兩人的關係會否因為兩人的成長而消逝，但事實証明向樂天多慮了。

兩人友誼如昔日般堅固，

仍是那對無所不談的知心好友。

公孫丕和向樂天在大排檔晚餐，

桌上的飯餸已被掃清，

向樂天一面嫌棄的看著口咬牙籤已飽餐一頓的公孫丕。

“都出社會了，為什麼你的食相還是這麼難看，

我說你的餐桌禮儀呢？”

“大排檔說什麼餐桌禮儀啦，真是的。

這次終於要成為正式的設計師了嗎？

上年就聽你說過一次了，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沒有眼光，

這麼有才能的新晉設計師就在他們的身邊。

為什麼他們就這樣要你做一堆閒事。”

“好啦你就想看我的作品對吧？

再在我臉上貼金你也不會得到任何好處。”

向樂天雖然是叫公孫丕停下，但其實心中暗爽，

一直以來就只有他會發自內心讚賞自己。

樂天從黑色皮夾公事包中抽出幾張繪圖遞向公孫丕，那是樂天為聖誕節創作的燈飾設計概念圖。

公孫丕自動自覺清潔好雙手再接過樂天的繪圖，

他欣賞作品的眼神還是毫無改變，

一樣令公孫丕感到安心和充滿動力。

他看著幾張概念圖將近十分鍾時間才緩緩開口。

“喂，樂天
如果我有女朋友的話一定會在聖誕節時帶她去吃頓大餐再到這裡看燈飾，因為你設計的燈飾令那裡美得像仙境一樣。”

“如果你有這種感覺的話，

看來我的心意有傳達到場的客人們呢....”

“你不約女朋友去一趟嗎？”

“我們分手一段時間了，

她說等不了我這麼久，

等待我成為獨當一面的設計師。”

樂天的滿足感隨即轉為失落，

從高中時期交往至今的女朋友終究敵不過社會現實。

他在夢想與愛人的取捨中選擇了前者。

那是公孫丕意想不到的，

畢竟他和不少朋友都覺得樂天和對象處得如此恩愛，一定能共諧連理才對。

他把椅子靠近向樂天，準備與滿肚苦水的朋友促膝詳談。

“你接下來有地方要去嗎？”

樂天還未等到公孫丕出口關心就先發問。

“沒有，我今晚的時間都預留給你了！”

公孫丕話語剛落，

那熟悉的電話鈴聲再度響起。

樂天每次聽到這音樂就知道好友又要趕往不知何處工作了.....

“你走吧.....我能照顧好自己。”

向樂天內心中滿是鬱結，

無論是愛情還是工作上的壓力都使他苦不堪言，但朋友也得面對各自的困難。

“不然我們再約定時間，

明天聖誕節我們一起看你的燈飾展好嗎？”

公孫丕從袋拿出翻蓋手機，

他這台手機令所有朋友大惑不解，

現在已經是智能手機的時代了，

為什麼還會用這種舊時代的產物。

“你確定能擠出時間的話再聯絡啦。

別拉拉扯扯了，去吧！”

向樂天打算拿起結帳用的點菜紀錄，

卻又被公孫丕搶過，

每次聚會的所有花費基本上都被請客，

向樂天既不好意思又發現自己對摯友的工作一無所知，不是沒有嘗試過了解而是對方守口如瓶。

在向樂天思考的瞬間，

公孫丕已快得像一縷煙般離去

聖夜的燈飾（3）完

聖夜的燈飾（４）燈飾

向樂天離開大排檔後照原定計劃前往自己設計的燈飾展覽，

他本來想和公孫丕一起欣賞極具紀念價值的第一次代表作。

燈飾展覽為加強燈光效果，

所以會場燈光極暗，

同時重播滿溢節日氣氛的音樂。

因為時間接近聖誕節而聚集了大量人群，

有的帶同家人、愛人或朋友前來。

雖然令孤身一人的向樂天倍感寂寞，

但其他人臉上總是掛滿幸福的笑容。

令人感到幸福的設計正是向樂天成為設計師的初衷。

向樂天希望到達展覽的中心點以確認這次的辛勞有得到應得的成果。

最接近入口鋪滿燈光的一排排階梯，

從最底處保持一段距離欣賞的話，

高低不一的階梯會組成如馴鹿和聖誕老人等圖案。

踏上樓梯後便是一道長長的直路，

兩邊為一棵棵樹木，

燈飾如藤蔓般纏在樹幹上發出湛藍的微弱光芒，半空中吊著六角形雪花狀的白燈飾。

向樂天踏上階梯穿過直路後，

來到燈飾展的中心點剛好碰上展覽的重頭戲時間。

向樂天也聚集在人群中一起沉醉在這場視覺盛宴中，不少來客舉起出手機希望捕捉下這美麗的數分鐘時間。

燈光伴隨著音樂投射在仿文藝復興風格古典建築物的外牆會投影出絢麗的光輝，

使平實的紅磚變得更華麗動人，

維持數分鍾後滙演結束。

向樂天仍呆坐在原地，

他藉由感受著正面的現場氣氛以緩解早已充斥在腦海的負面情感。

他最後走到寫有設計師和制作組簡介的，

細看著牌上的文字，向樂天的呼吸漸漸由平穩轉至急促。

三年內積累的憤怒在一瞬間全部爆發，

他緊握著拳頭擊向簡介牌上的設計師照片，

手指已因衝擊變得通紅腫痛，

但他仍像渴求自己毀滅的脫線人偶般對著簡介牌拳打腳踢，口中重複著咒罵他人的詞彙。

向樂天不知自己失控了多久，

他打得筋疲力盡軟灘坐在地上，

一會後才意識到自己失態，慌亂地環顧四周，

擔憂著自己詭異的行徑會破壞現在氣氛、

也害怕著惹上麻煩。

四週的所有人都沒察覺到向樂天的存在，

仍然自顧自的歡笑著，與朋友戀人交談著。

向樂天嘗試逃離現場，

但無論跑向那個方向最後都會回到簡介牌前，

他試圖引起在場人士的注意。

他喊得再大聲，也沒有任何人能發現他的存在，沒有人會察覺到他的痛苦。

他就困在這靜謐的空間中，

身心俱疲地背靠著牌上掩蓋住雙眼慟哭起來.....

“為什麼不幸的事會接二連三的發生在我身上，

明明我已經很努力生活呀。這三年時間到底有什麼意義...”

“你也迷路了嗎？孩子.....”

向樂天聞到一陣酒味自搭話者傳來，

不是那種醉漢的濃烈酒臭而是陣陣酒香。

向樂天眼眶滿是淚水，

他呆望著這個唯一能看見自己的男人，

不知應該如何反應。

搭話者高約兩米半，

即使身穿日式和服也難掩他強壯的上半身肌肉，臉頰上劃上紅色油彩，腰帶掛著酒壺。

搭話者等待向樂天回應的時候又拿起酒壺往口中灌上幾口白酒。

“你看來受傷了，讓我來幫忙吧。”

搭話者向樂天伸出左手，向樂天把剛才用來破壞簡介牌，滿是傷痕的手放在搭話者的手上。

向樂天感覺到手上的痛楚慢慢減弱消失，原本紅腫的患處也回復本來的膚色。

“謝謝，為什麼這裡的人會看不見我？

我要怎樣才能離開這地方？”

向樂天稍為退後，雖然感覺到搭話者的善意，

但他更想盡快離開這鬼地方。

“這並不是你應該停留的地方，

這裡本來就不是人類應該接近的牢獄，

我會幫你離開，回到屬於你的世界 “

搭話者還沒說完便跪倒在地，

他以雙手緊按著頭部，

似乎忍受著劇烈的痛楚，

酒壺也橫躺在地上，

白酒自壺中像永不停歇般傾瀉而出。

向樂天本想上前扶起搭話者但但被搭話者舉起手制止。

“已經沒時間了！別回頭看，

向著有色彩的地方跑，那就是出口！

我很抱歉。”

搭話者聲嘶力竭的喊著，

他的頭隱約長出尖角。

週遭的色彩都開始被黑白和灰侵襲，

人群和景物也被隨之消去。

向樂天聽從指令抱緊自己的公事包開始狂奔，

再度穿過直路，跑下樓梯，離燈飾展的出口已近在咫尺，樂天不慎踏空一級樓梯摔了一跤，

公事包也脫離樂天手上。

象徵現實世界的色彩越來越微弱，

假若向樂天放棄公事包的話就能及時衝到終點，考慮到公事包放有証明自己功勞的有力証據，

他還是花費額外的時間撿回重要的公事包，

同時最後一點色彩也將消去，

向樂天全力跑向出口。

聖夜的燈飾（4）完

聖夜的燈飾（5A）脫離牢獄的蛇

向樂天跑過燈飾展的出口卻沒有如願回到現實世界，他再次來到燈飾展的制作簡介牌面前，

在搭話者跪倒的地方被另一個男人取而代之。

他沒有像搭話者般的善意和溫柔，

散發著令人不安的氣息，他正看著制作簡介牌。

他擁有著和樂天相若的身高，身穿黑襯衫和血紅色的外套，蒼白得不像人類的膚色。

無論特徵和氣場都是和搭話者完全相反的存在。

向樂天緊抱著公事包，內心滿是躊躇不安。

就在男人的背後觀察著他的行徑。

“過來吧，迷路的孩子…”

男人仍背向樂天，他早就察覺到樂天的存在。

“請問你有沒有看見穿和服的男人？

他剛才就在這裡….”樂天還是處處提防著。

“這裡只有我一個人呀，

現在不是關心別人的時候了，

向樂天。我只是想和你談談，

之後就會讓你離開。”

“你到底是誰，為什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當你曾被人奉為神祇又被唾棄成低賤的惡魔，所謂自我就變得很模糊。

我的名字叫卡斯，只是一條愛說話的蛇而已。

我知道你的一切，請過來吧！。”

卡斯的語氣並無太大波動，

卻讓樂天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唯有戰戰兢兢地走到卡斯身旁。

兩人並肩在站在制作簡介牌前。

“我沉睡了很長時間，

人類世界的進步今非昔比。

雖然欣賞到非常華麗的燈飾，

但這世界對待藝術的方式還是一樣糟糕，

他們連你的名字也沒提到。”

卡斯揮手一劃，主設計師的照片和簡介由篡奪他人榮耀的無恥之輩變回向樂天。

“那一定是有什麼誤會而已，只要溝通清楚的話，一定可以.....”

卡斯往回一劃，簡介牌變回原樣，

向樂天看著牌上的設計師照片，

心中滿懷憤怒與恨意。

“如果你真的認為只要溝通就能解決這問題的話，那你就不會情緒失控了吧？

面對你的本性吧樂天！你真正想做的是什麼？”

向樂天無法反駁，

他工作三年間已切身感受到人事間的複雜，

也很清楚他的導師設計師和老闆是個怎樣的人。

“還記得大學時期被黑心僱主剝削的前輩嗎？

你和他們一樣很有才華，

最後落得被剝削利用然後丟到一旁的下場，

被逼做著與夢寐以求的設計行業無關的工作以維持生計，等待著可能不會到來的出頭天。

你應該不希望步他們的後塵吧？”

卡斯的話說到向樂天的心坎，

他的恐懼和憤怒都被看穿了。

“你第一次向家人訴說你的夢想，

結果他們要你好好讀書還把你的作品撕掉。

你屢次要求轉換設計導師，

結果那無能的老闆充耳不聞....”

“那我應該怎樣做才好？

我只是想專注創作而已，

我試圖尊重所有人就得讓他們指指點點嗎？

難道就因為我年輕就非得忍氣吞聲嗎？

我從沒請求過那堆前輩教我任何事，

就閉嘴滾開，認清自己有多無能，

然後他媽的別煩我！”

“嘶，那份執念，

那份壓抑著的不耐煩才是你的本性！

向樂天呀，你很有趣！”

卡斯的瞳孔由人型的渾圓狀轉變為如毒蛇的直線型，一根擁有兩種色彩的羽毛悄悄從半空中落下，一半是清澈如天空般的蔚藍色，

另一半是深沉的黑色。

羽毛落在向樂天的肩膊上及後消失。

聖夜的燈飾（5A）完

聖夜的燈飾（6）決裂

向樂天被鬧鍾喚醒，他從狹小的家中醒來。

廚房和寢室都從同一間隔中，

還得和沒有衛生觀念的鄰居共用洗手間。

自向樂天搬離家中後就住在狹窄的劏房中過活。

向樂天一時無法回想起自己在燈飾展覽失控後的記憶，

他再感受到劇烈的心絞痛，

那是他為工作煩心時才會出現的痛楚。

燈飾展的功勞被偷走了，他希望能討回公道。

向樂天簡單梳洗後便出門前往工作地點，

乘坐巴士途中收到公孫丕的短訊，

約定今晚去看燈飾展，

並說自己絕不會放鴿子。

公孫丕主動聯絡向樂天稍為鎮靜下來，

他由衷希望只是溝通出現問題。

向樂天回到設計公司後感覺到受注視，

四週的同事仿佛看著自己竊竊私語，

這種異樣的目光令向樂天渾身不自在。

卷髮不知從那個角落出現，

稍稍把向樂天拉到茶水間後要求樂天保持安靜，並把頭探出門外再三確認沒人留意到自己的舉動。

卷髮深呼吸後壓低聲線，

向樂天從沒見過卷髮如此認真和緊張。

“樂天，情況很糟，

接下來我要說的可能令你覺得很憤怒，

我可以理解，我作為局外人也覺得無法接受。

但你答應我，

無論聽到什麼也得保持冷靜。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處。”

“你的導師設計師何忠現在進了郭先生的房間，

這兩年間他一直散播關於你的謠言，

所以我一直叫你提防著他。

你的正式設計師合約應該無望了。”

“可能郭先生心裡有數吧，

那傢伙的工作能力到底有多差。”

向樂天一早知道自己被暗箭所傷，

但他堅信著只要做好本分就不必懼怕流言蜚語，他對上司仍抱有一絲希望，

這份年輕人的單純正直使卷髮欲言又止。

“見習設計師向樂天，請進來經理房。”

郭先生的廣播傳遍整個辦公室，

卷髮還是未能提醒好向樂天。

“好好記著，此處不留人自有留處！”

卷髮陪伴向樂天走到經理房門前，

向樂天的導師設計師何忠剛好走出房中，

他向卷髮和樂天投以微笑，

樂天對這個小人得志般的笑容無比嫌惡，

他腦中浮現過無數次想摧毀那這嘴臉的念頭。

“幹這麼多壞事欺壓年輕人，

小心臨終前幾年呀臭老頭。”

卷髮看到何忠小人得志的笑容，

本來不方便插手的他也主動樂天出一口氣。

何忠聽到後脹紅了臉，敢怒不敢言地落荒而逃。

畢竟他就只是個欺善怕惡的小人而已，

不可能對才能地位兼備的卷髮出手。

向樂天進入經理房後把門關上，

郭先生身上散發著過量且庸俗的古龍水味，

他正用白布擦拭著心愛的高爾夫球桿。

向樂天難掩古龍水引起的刺鼻不適，

不經意用手蓋著鼻子，

這小動作在郭先生眼中何等無禮。

向樂天見郭先生遲遲未有示意，

便打算自行坐下。

“你不用坐下了，這交談不會花很多時間。”

郭先生阻止了樂天，

樂天只好尷尬的拿著公事包站著。

“你跟隨何忠學習近三年了，

你覺得自己對公司有何貢獻？”

“我認為自己有盡本份，

連那些與我無關的額外工作量都有完成。”

向樂天的話有弦外之音，

郭先生察覺到向樂天這次不像過往的談話一樣低著頭。

“我和阿忠聊了很多次，他對你的表現十分不滿，我勸過他再給年輕人多點時間和機會，

但你這三年來毫無改善，

與人合作對建築行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保持著這種孤僻的態度，

就得重新考慮自己是否適合設計行業。

所以我們很遺憾地告訴你，

我們不會聘請你為正式設計師，

願你會有更好的發展。你還有什麼問題嗎？”

“在最後我想分享一點在這裡工作的感想，

希望再花一點你的時間。”

如同卷髮所提醒，樂天最後一絲希望也開始瓦解。

“當然可以，難得年輕人想和老一輩溝通。”

郭先生期待向樂天會說出什麼感謝照顧和教導之類奉承屁話，那是偽善的他最愛聽的。

“我在踏入這房門中前也幻想著你會是個表面上擦著哥高爾夫球捍但實際上掌控著一切的上司，但看來我錯了，

你就只是個喜歡聽太監讒言的老獨裁者。”

“你小子是什麼意思？”

“何忠那老頭連鉛筆拿不穩，

用間尺也畫不好直線。

參加設計討論和工程規劃時也只會拿他過時的經驗添忙添亂，

結果是我畫圖則、設計立體模型的是我，

和客戶及建築工人協調磋商也是我，

我一早就做著正式設計師的工作！

聖誕燈飾展的簡介牌應該刻著我的名字，

結果還得讓你說我他媽的不適合這行業？

那份榮耀和功勞全是我的才對！”

向樂天以辦公室內所有人也能聽清楚

的驚人音量怒吼著，他已經不再會忍氣吞聲。

“保安，經理室需要支援，

這裡有隻瘋狗要趕出去。”

郭先生不知道要怎樣反駁，

他很清楚何忠的工作能力有多弱，

但更害怕向樂天恃才傲物。

故拿起辦公桌上的電話要向樂天滾出視線範圍。

“一丘之貉！省著吧，如果你要人手幫忙照顧老頭的話應該去找看護而不是設計學徒呀！

還是你得靠剝削年輕人才有錢北上召妓和吃海底撈呀臭老頭？”

“冷靜點樂天，別說了！年輕人一時衝動而已，大人不記小人過！”

一直在門外待命的卷髮眼見情況不對，

衝入經理室拉走向樂天。

“你知道嗎老頭？你的古龍水蓋不住那老人臭！兩種氣味混和在一起讓全公司同事的嗅覺廢掉了！不用叫保安了！我有腳，我會走！”

“別管那瘋子了卷髮！

你這小子可別以為說了這些瘋言瘋語後會毫無後果，這行圈子可是很窄的，

只要我一句說話就沒有任何公司敢用你！

馬上拿好屬於你的東西，收好你最後的工資然後滾！我不想再看到你！”

郭先生氣得把電話聽筒摔到座機上。

“正如我所願！

這樣的破地方，我再多待一秒也感到嘔心。”

兩個保安在不久後到來要求向樂天離去，

此時辦公室內所有人也被這場自我毀滅嚇得目瞪口呆，

他們本來就想看著向樂天落魄的模樣，

想不到大聲說話也不敢的小鬼會有這樣可怕的一面。

向樂天把角落上的所有物品掃進大紙箱裡，

故意發出嘈雜的聲響。

他棒著大紙箱走過一個個曾對他指指點點的同事座位旁，他們全都假裝埋首工作，不想再和向樂天有任何交雜。

此時的樂天走到昨日要求代為影印資料的女同事座位旁停下，連保安也不敢叫他繼續向前。

只希望他發完瘋後趕快離開。

“嘿，我現在有時間了！你還要我幫忙影印嗎？這樣的音量足夠嗎？

我擔心你不會用影印機和聽力出了問題！”

女同事沒有回應，瑟縮在座位上抖震著。

“尊重和禮貌真是一屁用也沒有呢！

沒有事想跟我說嗎？

你們可是很喜歡在我背後說三道四的呀！

現在我就站在你們面前就不說了嗎？

那就永別了！一群欺善怕惡的人渣！”

這是向樂天在這辦公室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被解雇後的他回到那狹小的家中。

他以為發泄後那心絞痛會消失，

然而他的憤怒仍永無止境般的膨脹。

聖夜的燈飾（6）決裂 完

聖夜的燈飾（7）惡意

何忠正在家中附近人煙稀少的近郊小徑，

牽著他飼養多年的白毛髮博美犬散步。

這是他工餘時間的愛好，

終於趕走職場上的眼中釘，

不再需要和孤僻又自以是的學徒向樂天相處。

他高興得哼起歌來，

在工作上他對向樂天可謂百般刁難又多次惡言相向，恨不得向樂天馬上消失，

當向樂天露出厭惡甚至反擊時，

又會到處散播對方態度不佳的謠言。

何忠認為自己的惡劣行徑很聰明，

他年紀早已到達退休之年齡，

工作能力可謂全公司最弱。

單是從家中到工作地點的基本出行已令年紀老邁的他好不吃力，所以工作的重擔全都落在向樂天身上。

若不是向樂天以設計才能和溝通技巧力挽狂瀾，這對組合的問題早已如決堤般一發不可收拾。

這樣無能的寄生蟲和冗員卻能在公司拿到比其他正式設計師更好的薪酬待遇更能濫權職場欺凌，全因他在設計公司一定年資，

作為管理者的郭先生對其惡行視而不見。

何忠一邊溜狗，

一邊哼著他年輕時常聽的歌謠。

計劃下星期應該請郭先生到那間餐廳吃海底撈比較好，他的確擅於交際，

有些職場上人際關係遠比工作能力重要。

這是耿直的向樂天未能學會到的社會課。

博美犬突然停下腳步向著前方狂吠不止，

何忠看向前方，

平日燈火通明的近郊小徑竟然漆黑一片，

打算領著愛犬原路折返又發現後邊同樣伸手不見五指。

何忠在原地遲疑，

突然他感到雙臂被強力的勾爪緊捉著，

他用盡最後一點力氣放開牽繩以免愛犬連同自己被拉走。

愛犬向著半空的黑影持續吠叫著，

只是主人身影漸小，已飛至牠無法目睹的高度。

幾秒後何忠的身體再落在地上被摔至粉身碎骨，四肢斷開的殘破身軀躺在血泊之上，

博美犬跑到主人冰冷的屍體旁低聲悲鳴輕舔他臉頰，希望主人能作出反應。

小徑也慢慢不被黑暗包圍著，

一名慢跑路過的女性在稍後時間發現何忠的屍體，不同的是何忠就這樣平靜躺著，

屍體如毫髮無損般，博美犬依舊低頭悲鳴著。

聖夜的燈飾（7）惡意

聖夜的燈飾（8）共業

郭先生下班後回到家中，他對今天被下屬羞辱後大感不悅，認為自己的上司威嚴受損。

於是在寢室躺在床上獨自喝悶酒，

盤算著應該如何向樂天報復的歹毒念頭。

他和何忠一樣已在這設計公司工作多年，

在過去解決了一次關乎到公司存亡的危機而攀升至掌管全權的高職位。

自此耽於逸樂，

每天就坐在經理室內抹哥兒高爾夫球杆抽大麻，星期六帶同下屬北上海底撈嫖妓，

職場的一切問題一概他無關。

對於向樂天的困境而言，他認為自己愛莫能助。

何忠很無能又怎樣？總得有人照顧他呀！

郭先生也知道聖誕燈飾展全是向樂天的功勞，

他是好用又任勞任怨的廉價勞動力。

就這樣解雇了的確有點可惜，

向樂天入職時很老實很聽話，直到他要求更換導師設計師，郭先生認為自己處理得很合理，若聽從年青人提出這種無理要求的話，他們要求的只會越來越多。

郭先生撥出電話要求下屬延遲發出向樂天的最後一期工資作報復，

他知道與家人脫離關係的向樂天的經濟壓力很大，不聽話的狗就活該餓死。

之後又聯絡多位設計界的好朋友，

告誡對方絕對不要僱用向樂天，

此舉將令向樂天這位表面上毫無實績的新人設計師更難以立足。

結束多次通話後，

郭先生感受到從露台吹入的刺骨寒風，

便起床關上趟門，狂風仍激烈地拍打著玻璃，

郭先生背向玻璃趟門打算回到床上繼續飲悶酒，正當他轉身的時候感覺到無數利刃刺入體內的痛楚，郭先生趴在地上慘叫著，試圖伸手拔出背上刺傷背部的異物，但只摸到自己的上衣。

郭先生試圖向屋內的家人求助卻只能發出微弱的叫聲，唯有一邊在地上爬行，

試圖爬到房門前拼命拍打門扇希望能引起家人的注意，郭先生用盡僅餘的力氣不斷拍門也得不到回應。

郭先生感覺到背後有視線正看著自己苦苦掙扎，但恐懼使他無法轉身確認，

他正在地上任由宰割。

三指勾爪從郭先生背上靠近心臟位置刺出血洞，身上的襯衫被鮮血染紅，

那是比刺痛劇烈百倍的致命痛楚，

郭先生只能悲鳴啜泣，

祈求對方能盡做了結自己的生命。

突然三指停止刺入並從郭先生體內拔出，

鮮血從血洞中湧出。

一根羽毛緩緩飄落，

羽根刺在郭先生的皮膚上，羽片隨時間消失。

郭先生首先感受到因失血過多而造成暈眩感，

他試圖再拍門向家人求救但同樣得不到任何回應。

郭先生四肢感到無力接著是呼吸困難，

各種不適循序襲來，

經歷緩慢的痛苦後窒息而死。

聖夜的燈飾（8）完

聖夜的燈飾（9）謊言

聖誕夜本應是和家人共聚的珍貴時間，

但卷髮為賺取更多的收入令家人生活無憂而找了多份兼職，佳節時間的報酬比平日更為優渥，

他當然不會放過這機會。

今晚的工作是搭建大廈天台的廣告牌工程，

他趁著休息時間聯絡在家守候的妻子，

卷髮在通話中聽到妻子的抱怨及兒子的稚嫩聲線，兩人也著他趕快完成工作回家慶祝。

這種平凡的幸福正是卷髮的動力，

結束對話後他趕著聯絡工作上的後輩向樂天。

卷髮在向樂天離開公司後就不斷以通訊軟件聯絡他，但經過十多小時也沒有得到回復。

卷髮在設計公司已工作長達十年，

他以前和向樂天一樣叛逆且擁有才能，

不同的是卷髮更為察言觀色，

更快學會妥協所以深得郭先生重用。

卷髮見證著幾個年輕又有潛力的設計學徒被庸俗無能的職場老不死戲弄後被解雇，

向樂天不是第一個被用完即棄的年輕人，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向樂天最令卷髮擔心的是，

他比過去幾位被拋棄的年輕後輩更偏執，

承受的生活壓力更大。

卷髮在平安夜時帶同家人欣賞燈飾展後，

更認定向樂天擁有著貨真價實的設計才能，

燈飾展的規模是需要一個團隊，

至少幾個不同領域的設計師共同設計才會有這樣出色的效果。

但向樂天僅憑一人之力就能兼顧燈飾、

投影舞臺效果及與工人協調修正等工序主導整項工程。

設計室也以最少的成本投入得到一筆可觀的收入，正式設計師的合約是他應得的最低報酬，

結果卻逃不過被拋棄的下場，

他最擔心的是樂天會一時想不開而做出傻事。

卷髮見通訊軟件的訊息無得到回應，

再撥出電話致電向樂天，

鈴聲響了數次後終於有人接聽，

他不禁低聲歡呼了一下。

“樂天！你沒事吧？我挺擔心你的，

你那邊風聲很大，你正在什麼很高的地方嗎？

聽我說無論發生什麼事也無必要走到那一步的！”卷髮不禁推測向樂天和自己一樣身處於高樓大廈的天台。

“你以為我會跳樓嗎？我在家中睡了大半天，

那只是風扇聲而已，

聖誕展覽的工作完成後我都沒有好好睡過，

你也知道那段時間我有多辛苦吧？”

“你就知道我是會瞎操心一堆有的沒的，

沒事就好了！

你氣得郭先生收起嘔心的微笑，

辦公室那群小人嚇得不敢出聲了，

這裡大概會安靜幾天。”

卷髮聽到風聲靜止後才放下心來，

畢竟樂天歇斯底里的狀態確實很危險。

“你不覺得我這樣做太失禮了嗎？

如果我好好跟他們說燈飾展設計師名牌的事會有不同的結果嗎？”

“老實說吧，如果我不認識你，

就這樣看的確像是我兒子鬧脾氣時一樣不成熟。但是我知道他們對你做了什麼，

而且你應該很清楚他們是什麼人。

就算你說設計工作是由你主導，

郭先生就只會要你把這功勞當作是送給何忠的畢業禮物，

再過幾個月後隨便找個理由把你解雇掉。

你只是為自己出一口氣而已，

如果我在你的年紀還沒有成家立室，

我可能會比你更瘋，畢竟人不輕狂枉少年嘛。”

“謝謝.....”

“你之後有什麼打算？如果需要錢的話，

我多少也可以借你一點？”

“不用了，我打算回家....”

“你要放棄設計行業了嗎？”

“哭著向我家人認錯大概會活得比較輕鬆，

可能離開香港去外國待幾年再拿個學位吧，

設計師的事往後再想。”

“經歷過今天之後我想通了很重要的事，

你不是第一個被郭先生埋沒的年輕人，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我厭倦了這樣的循環，

我打算自立門戶成立新的設計公司，

可以和我一起努力嗎？”

“那我可以從正式設計師做起？”

“別說笑了臭小子，

你當然是在我之下的首席設計師啦。

不用馬上給我答覆，

但你準備好的時候就聯絡我。

無論等多久也好，等到你留完學也好，

我都會把位置留給你，

而且保証不會有剝削和職場欺凌問題。”

卷髮未能等到向樂天的回應，

只隱約聽到他哽咽的聲音，但沒有出言道破。

“我正在打散工，休息時間差不多完了，我再喝下水就得開始工作，聖誕快樂！

別忘了，無論發生什麼壞事也好，

我也會站在你的一方。”

兩人結束通話，

向樂天在整個通話過程都在卷髮工作的天台高處俯視他的一舉一動。

樂天從沒有對卷髮卸下過心防，

雖然卷髮表面上對他不俗，

但職場險惡，卷髮又和郭先生關係良好，

誰能保證他表裡如一？誰知道他不是一丘之貉？

直至今天，向樂天透過卷髮各種小動作，

隱含在語氣中那份關心，才確認到對方真摯的關懷。

卷髮的邀約無疑是絕望盡頭的新開始，

但這已非向樂天觸及的機會，

他看向自己長滿羽毛的鳥人手臂，

在完成最後的約定後這副異形身軀必須被毀滅，他作為人類的臉孔被猙獰的鷹型頭盔覆蓋，

再展開臂上翅膀不知飛向何方。

聖夜的燈飾（9）謊言 完

聖夜的燈飾（10）調查

郭先生的屍體安詳地躺在主人房床上，

肉眼所見膚色正常，就像是睡著了一樣

房內多了另一個人影，

人影的四肢包裹著銀色的金屬護甲，身上穿著天藍色的大衣，

頭部剛好被陰影遮擋著而不見其真臉目。

“已經是第二個老頭死了，

那些瘋子就不能在聖誕節讓人休息一下嗎？

有怪莫怪哦。”

他蹲下打量郭先生的屍體後雙手合十以表示對死者的尊重，接著從大衣拿出搖鈴。

“不知道這次的死狀會有多可怕，

剛才的老頭斷手斷腳腸穿肚爛還跟著一隻小狗。

再對著這種精神污染下去會發惡夢的，

快點工作完去欣賞出色的藝術平衡一下心理。”

“差點忘了戴最重要的「口罩」，

你們的幻象在搖鈴前不管用哦。”

他確定銀色頭盔自動包裹著整張臉部後才晃動搖鈴，搖鈴的音色傳至整間房間，

郭先生的屍體隨之回復到本身的位置，

屍體倒在房門邊的一角而不是床上，

死況極為慘烈，

他的屍體沾滿血液和啡色的排泄物汁液。

“幸好戴上了頭盔，不然一定會被臭死。

表面傷口有三個血洞，但傷口很淺不是致命傷。

除此之外沒有表面傷痕，出現四肢扭曲及失禁症狀，看來是留下觸媒令死者經歷縊死的痛苦。

第一次手起刀落，第二次間接下毒，

到底是有多大仇才會想出這麼多花招。”

他怕弄髒自己的雙手所以不想接觸屍體，

於是聚精會神掃視屍體表面，

希望能找到他所需要的接觸媒。

“喂喂，逮到你了！

我的洞察力果然很棒才不用碰中年大叔的腐爛身軀。” 他從郭先生背上找到刺在肌膚表面的羽根，根上的羽毛已消失，

他小心翼翼把羽根放在圓形指南針的金屬蓋和空白羅盤間合上，

羅盤在數十秒後再打開後才顯示出方位給數字。

“爸爸，是時間吃飯了！你又睡著了嗎？”

門外傳來郭先生家人的叩門聲。

“這工作真的是沒半點讓人喘息的時間，

是時候撤退了。”

他輕晃搖鈴，

屍體又回到床上躺著，

他拉開露台的趟門後順手關好就跳出露台。

“真是的，就叫你不再喝這麼多酒呀。

快起床啦，不然媽媽又會生氣了。”

郭先生的女兒打開房門走到床邊坐下，

她輕輕一碰父親的肩膊，

郭先生的身驅就反方向倒下。

“又在開這種惡劣的玩笑嗎？

我已經不是小女孩了

再這樣就輪到我生氣了哦？”

她再叫了父親幾聲後同樣沒有回應才發現異狀，確認父親毫無生命跡象後，

房間迴盪著她惶恐的尖叫聲。

聖夜的燈飾（10）調查

聖夜的燈飾（11）令人憎惡的存在

向樂天以鳥人之姿從高樓大廈間穿梭，

他確認街上的所有人也無法以肉眼看到自己的存在才肆無忌憚於人煙稠密的都市中飛翔，

他持續地高速飛行，

飛往聖誕夜與好友約定的燈飾展舉行點。

向樂天以異變得來的銳利視力察覺前方兩側的大樓外牆藏著紅外線，於是向上飛行迴避後繼續前進，殊不知自己已墮入陷阱。

讓向樂天看到的紅線僅是幌子，

他迴避的方向設有更多紅外線誘雷，

就在向樂天被紅外線感應到的瞬間，

銳利的冰刺從大樓外牆連續破出，

擊在他的雙翼上。

冰刺使雙翼變得僵硬，

向樂天無法拍動翅膀開始墜落。

向樂天拼命保持高度，

最後勉強能俯衝至一座矮小的建築物天台上降落，敵人已預測到向樂天的降落位置，

那是他悉心準備的舞臺。

他用滿佈冰錐的怪異狼牙棒攻擊快將墜落在天台的樂天，但這時的樂天剛好從僵硬狀態恢復，在空中重整態勢才避過敵人的致命重擊。

樂天降落在天台與敵人對峙，

本想置之不顧飛離逃走，

但不知對方有何目的，

更怕會連累認識多年的知心好友。

“喂喂，真是奇怪，這招應該萬試萬靈才對。”

敵人消去武器上冰刺，原來那不是狼牙棒，

而是暫時披上冰刺的細刺劍。

“不管你是誰，有什麼目的，暫時放我走，

我保證再完成一件事就會回來讓你殺死。”

向樂天看著身披銀白色頭盔和四肢護甲的敵人，

請求對方讓他完成最後的約定。

“好讓你再殺一個人？

我知道你的手段既殘酷又卑劣，

所以不好意思啦，對著壞人不能講道義。”

敵人從藍大衣中拿出信號槍朝天發射，

向樂天被信號槍發出的光亮火球分散注意力，

下一瞬間敵人已突進至樂天面前連續刺擊。

“說到卑劣，你這混蛋也不惶多讓吧？”

向樂天迴避敵人的連續刺擊，

再以手部三指勾爪還擊，

敵人散發著刺骨寒氣使樂天的動作變慢。

“不不不，我這是戰術，

你只是心腸歹毒的惡趣味行兇手段啦。

今天是聖誕節，我也得趕著約會，

所以才速戰速決。你合作一點的話大家也好辦事啦。”

“一口詭辯配上這身白銀鎧甲，

你這混蛋真是難以言喻的討人厭。”

向樂天飛至半空中，與敵人拉開距離。

“別飛呀，遠距離武器很重，所以我沒帶。

而且我的造型是名設計師作品，怎樣都好啦。

下來吧！我不想遲到！拜託你了！”

敵人話音剛落，

一陣麻痺感使他無法動彈後倒在地上。

向樂天在幾次近戰攻防間暗中把羽毛刺到敵人身上。

“那是不致死的份量，

就像我剛才說的在完成最後約定後會回來找你。”

向樂天展翅離去，

但很快身上的僵硬感，無力拍翼而緩緩降下。

“哈哈哈，動不了吧？剛才的誘雷發揮作用啦，你的身體完全凍僵就只是時間問題了哦。

到時我只要再補幾刀就完成工作了！”

“有什麼好笑的，你自己也動不了。”

兩人同時倒在地上，不停掙扎試圖站起來

此情此景讓向樂天似曾相識，這一切都使他希望能再苟活幾個小時。

“我再說一次，放我走之後幾小時後回來讓你殺掉。我保証不會傷害人。”

“這聽起來像是雙贏方案，

如果你沒有殺過人的話的確是挺吸引的。

我的使命是消滅你這樣的怪物，

沒有商量的餘地。”

敵人首先從倒下狀態恢復過來，

以短尖劍指向樂天。

“好吧，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不會再留手了。”

向樂天的雙翼雙手垂下，

勉強以強韌的三指腳爪支撐整個身軀。

他再度展開雙翼捲起狂風，

本來鮮艷的湛藍羽毛化為深沉的黑色。

“竟然有第二形態？

我還是比較喜歡剛才的毛色，

那我也不能失禮啦！”

敵人用細劍向地上一刺，

地上隨即生成冰柱阻擋開樂天捲起的狂風後消失，他的細劍變長，劍身佈滿冰刺。

兩人拼盡全力死鬥，酌戰近半小時。

利爪劃破藍色的大衣，刺劍砍傷鳥人的身軀。

等待對方筋疲力盡的瞬間作致命一擊。

聖夜的燈飾（11）令人憎惡的存在 完

聖夜的燈飾（12）聖夜

聖夜的燈飾 結局B線（5b）兩顆走近的心

「他」的誕生源自某人遺下的善意，

以將近不朽的生命歷盡人類的興衰。

如今被困在毫無色彩的牢籠之中，

牢籠有時會與現實世界的某個地方重疊連繫，

他窺視被捲入的人類腦海中的記憶以得知現實世界的變化。

今夜牢籠連繫著滿佈星辰亮光的廣場，

他在此遇上了鬱鬱不樂的年輕人──向樂天，

他向樂天伸出援手，治療對方紅腫的手。

在接觸向樂天手部的一瞬間，

對方的記憶湧進他的腦海中，

他感受到對方的痛苦，

暗中慨歎著即便同為家人，

同為工作上的伙伴，

人類對待同族的方式仍舊滿懷惡意， 妒忌、控制慾及毫無自覺的邪惡。

他腦海中的另一個意識正蠢蠢欲動，

正搶奪這具身軀的控制權。

必須趁現在仍保有意識時把向樂天送回現實世界，不然結果不堪設想。

在意識爭奪的過程使他痛苦得跪倒在地上，

其中一隻眼睛已變成蛇眼的模樣。

他叫嚷著要向樂天往有色彩的地方跑後又叫停樂天，還有最後一句話作提醒。

“我們不會再見了，最後請你記著，

沒必要停留在一個地方堅持著，

人生永遠有著其他選擇。”

他的肌膚從黝黑與白皙間切換

他的衣服一時變成紅色西裝與一時又回復成淺藍和服，他的身形也不斷變大縮小。

兩種不同的外表在他身上爭奪地盤，

向樂天見狀想上前攙扶，但被喝止。

“滾！如果你想幫我的話就別回頭！

向有色彩的地方跑！”

他再無額外的力氣說話，

向樂天跟著指示全力跑往有色彩的方向。

向樂天從廣場中央起跑，

他穿過直路，跑下樓梯時不慎踏空摔了一跤，

能証明燈飾展是自己作品，

放有珍貴概念圖的公事包掉至與向樂天有一點距離的位置。

若向樂天用額外時間去撿公事包的話，

他將無法趕在色彩完全褪去前離開，

最後他奮力爬起，

棄公事包不顧後奔向燈飾展出口的最後一點色彩。

首先感受的是使人無法睜眼的強光，

接下來聽到人們交談的歡笑聲。

向樂天回到現實世界，他手上空無一物。

他焦急地環顧四週，試著從地上尋找自己的公事包，公事包掉在離他不遠處，燈飾展的概念圖從破損拉鏈掉出，向樂天急步走往公事包的位置。

突然一大群遊客瘋湧而至，

遊客隊列把向樂天和公事包分隔開的，

向樂天試著穿越人群不果，只能提醒遊客注意腳下，希望自己的公事包沒有被踩到。

遊客走過後，

向樂天看到自己的公事包被一名女生撿起，

她趕在公事包被遊客群踩到前撿起，

她因為好奇而看了看概念圖，

之後又看向週圍的燈飾，似乎是想通了兩者之間的連繫而露出燦爛的笑容。

向樂天呆站在原地上看著撿起公事包的女生，

女生察覺到樂天的注視，她歪著頭看著樂天。

向樂天因為害羞而用手勢指向公事包及自己示意，女生眨了眨明亮的雙眼後才理解樂天的意思。

兩人互相走近，因內心的悸動不敢直視對方。

聖夜的燈飾（5b）兩顆走近的心 完

聖夜的燈飾 結局B線（6b）雙蛇的博弈

向樂天已回到現實世界的同時，

「他」還停留在廣場中央與內心的另一意識拔河拉鋸，白皙的膚色與紅色西裝已佔據整副身軀。

只剩下左手殘留下本來的特徵。

他用盡最後的力氣，

牢籠空間本應漆黑一片的天空變得烏雲密佈，

接連雷聲大作，大雨傾瀉而下。

一道閃電擊在無法動彈的他身上，

劍隨閃電來到他手上，

身驅已被佔據的部分死命阻止他揮舞利劍，

他還是憑過人的意志壓制著其他部分，

把利劍刺穿自己的胸膛。

雨點和狂雷也同時靜止下來。

白皙和血紅色，

象徵著另一意識的特徵隨刺傷散去。

他奪回了主控權，膚色、體形及衣著也回復到本來的模樣。

他從胸口抽出利劍後，傷口便自動癒口，

他拿起倒在地上的酒壺往口中灌入，

享受勝利的美酒。

另一意識仍盤據霸佔著他的右瞳孔，

右瞳孔仍保持著蛇眼的模樣，

那是另一意識的垂死掙扎。

“單是看到就覺得痛，

你的意識到底還能承受多少次神劍的攻擊呢？”

聲音來自他體內的另一意識，

他們倆已不知道重複了多少次這樣的對話。

“省點力氣吧，卡斯。

你的花言巧語對我毫無效果。

這次是我贏了，

我是不會讓你傷害被捲入這裡的人。”

“還是像老樣子喜歡隨便許下你不能守住的承諾，向樂天這類內心擁有強大執念會與我們體內與生俱來的力量連繫，所以他才會出現在牢籠之中。

即便他沒有得到我給予的強大力量，

人類終究還是會屈服內心的惡意之下，

這才是他們的本質，你的天真無法拯救任何人。

說不定向樂天在明天早上就會把他痛恨的老頭推出馬路被貨車輾死哦！

到頭來你導向出的結果不比我好多少，

分別只是被人類法律或是神話金屬所制裁，

只會因為恨意和執念毀掉自我。”

“我沒有打算拯救任何人，

我只是堅信著人類內心的光明終將戰勝黑暗，

向樂天的確是痛恨著某人，

但他的本質是個會為著別人幸福而創作的單純年輕人，這份初衷一定能蓋過恨意。”

“我就是喜歡聽你說些大義凜然的話，

不用花多少時間我就能得到脫離牢籠的最後鎖匙，到時你就只能眼睜睜看著這身軀任由我掌控。

好好享受餘下的時間吧！我的好兄弟呀！”

“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盤算著什麼，

我寧願和你玉石俱焚，

也不會讓你奪去這副身軀的主導權。

即便我消失了，

我們的同族會讓你得到應有的懲罰。”

“你到底是太愚蠢還是醉昏了？

難道你對那個高高在上的人毫無怨恨嗎？

正正是他把我們困在牢籠之中，

我才是和你本為一體的至親呀！”

“說到愚蠢，我倒是遠不及你。

為了自己心中的善惡摧毀別人很有趣嗎？

在沉睡的時間好好回想自己對我做過什麼吧，

卡斯！我和你只是不幸誕生在同一身軀內，

僅是一段孽緣而已。”

“真的是太傷人了，

你這副窩囊相對得住六個逝去的靈魂嗎？

在你仍然存在的時間好好思考吧.....”

卡斯的聲音漸漸遠去，

「他」右邊瞳孔也回復本來的模樣。

他只能拖延卡斯掙脫枷鎖的時間，

盡己所能救走每個被盯上的人。

聖夜的燈飾（6b）雙蛇的博弈 完

聖夜的燈飾 結局B線（7b） 用完即棄

向樂天於翌日回到設計公司便被上司約見，

他還沒放下公事包便來到上司辦公室門前，

遇上剛從經理房中走出的導師設計師————何忠，何忠掛著輕蔑挑釁的惡意微笑。

向樂天痛恨著這副嘴臉，

既然何忠能擺出這副小人得志的表情。

樂天大概猜測到自己被上司約見的原因。

向樂天輕叩房門，待上司回應後走進房間。

“早安，向樂天！

知道為什麼我一大清早就要你進房間嗎？”

向樂天的上司——郭先生，他一直以白布擦著哥爾夫球扞，房間充斥過量且庸俗的古龍水味。

郭先生從不過問下屬的工作，

有什麼問題也與他無關。

郭先生一般在接近午飯時間才會出現，

如果他一大清早就回到公司，

那大概沒什麼好事。

“我不知道....”

向樂天曾因郭先生和何忠所帶來的壓力而長期感到心絞痛，可是這一刻卻無不適。

“你在這裡工作了三年，

我和阿忠聊了很多次，他對你的表現十分不滿，我勸過他再給年輕人多點時間和機會，

但你這三年來毫無改善，

與人合作對建築行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保持著這種孤僻的態度，

就得重新考慮自己是否適合設計行業。”

所以我們很遺憾地告訴你，

我們不會聘請你為正式設計師，

願你會有更好的發展。

反正再留你在這裡也沒有意思，

你去人事部結一結工資就可以離去了。”

郭先生把解雇信放在辦公桌上，

待向樂天上前拿取。

向樂天打算把概念圖從公事包揪出後放到郭先生的案頭上，腦海中浮現中所有能發泄三年怨鬱的毒辣說話，他想據理力爭，在最後大鬧一場。

郭先生以一副不耐煩的嘴臉看著不知會從公事包中抽出什麼的向樂天，他害怕對方發難，

於是緊握高爾夫球扞警戒著。

向樂天卻在此時回想起昨晚奇妙的經歷，

在滿是黑白灰色世界遇上的男人，

他最後交託給自己的話語。

那句現在如當頭棒喝般喚醒了樂天，

向樂天放下了對這三年的執著。

他知道即便自己有理據，

面對有意壓榨剝削的垃圾公司，

怎樣說也不會得到好結果，

及早逃離才是最好的選擇。

“謝謝郭先生三年來的教導和照顧，聖誕快樂。

最後補充一下，我是最適合當設計師的男人！”

樂天向對方點頭，

他從辦公桌上拿起辭職信後離去。

郭先生在對方離去後才稍稍把緊握高爾夫球扦的雙手鬆開，他開啟電腦，看著屏幕上新一批應徵畢業生的履歷，準備聘請新的設計學徒。

聖夜的燈飾（7b）用完即棄 完

聖夜的燈飾 結局B線（8b）人生的另一個選擇

向樂天用一個大紙箱在自己的座位收拾各種工具，文具、進修學習用的書籍和自己練習用的草圖，每一樣都珍以重之地安放在紙箱。

向樂天改變了想法，他並非失去了三年時間，

這三年來他經歷的苦痛，所感受到的惡意定必能讓他茁壯成長，今後他將堅持初衷努力下去。

座位上的只剩下陪伴樂天三年的陶瓷杯還沒收拾，何忠沒打算讓樂天在好好渡過最後的時光，他再次走到座位旁挑釁惹事。

“乳臭未幹的臭小子，和我鬥你還早了數十年。

你不是很厲害，現在還不也是被解雇了？

燈飾展的作者還是寫著我的名字，

應付那堆無謂人奉承真的是很麻煩呢。”

何忠還是用著那滿佈皺紋，睜不開雙眼的嘴臉嘲諷對方，樂天大概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忘掉這嘴臉，因為這笑容是他人生中真正想殺死對方的象徵。

“不服氣嗎？不服氣就出手打我呀？

說，看你也不敢吧。”

何忠年老的外表藏著的只是未能與身軀一同成長的幼稚心態，他嘴上說的厲害，

心中認為樂天只會像過去一樣敢怒不敢言。

樂天高舉陶瓷杯，

何忠馬上嚇得閉著雙眼用手擋著。

殊不知對方真敢在眾目睽睽的情況下手，

某程度來說樂天的舉動可說正中下懷。

何忠從未被擊中，他摸了摸自己的臉，

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受傷。

樂天只是作勢要攻擊何忠，

想看熱鬧的同事都看到何忠的醜態。

“可以讓開嗎？我要離開了…”

樂天把杯收好，棒著大紙箱走向何忠，

何忠雖然驚魂未定但很識趣地讓路。

“對了，差點忘了說。

你的人生就止步於這裡了，

燈飾展賺到的收入和名聲就全都送給你們，

當作是葬禮的帛金。”

樂天看向辦公室內一張張看何忠笑話同樣醜惡的嘴臉。

“我的人生將遠比你們寬廣，

我的創作沒有和你們拉上關係真的是太好了。

永別了，喜歡海底撈、嫖妓、毒品和職場欺凌的各位同事！”

向樂天走向出口，他不再受限於此。

剛出升降機就看到卷髮回到升降機大堂，

向樂天沒有理會對方，打算直行直過。

“被解雇了嗎向樂天？沒有話要跟我說嗎？”

卷髮板著臉叫住樂天，

他知道對方一直沒有對自己敞開過心扉。

“在那病態的工作環境，我不知道應該相信誰，

但就結果來說，你應該沒有害過我。”

樂天吃力地捧住大紙箱，他向卷髮伸出左手，

希望在最後能握手道謝。

“真的是不知世間險惡的年青人....

，我還沒吃早餐，一起去吃頓飯吧，

我請客，慶祝你脫離垃圾公司，可別拒絕哦。”

卷髮奪去樂天的大紙箱，為對方捧著。

“現在去嗎？你不用工作？”

“他媽的不管了啦，

我的鼻子老早就不想再聞到老人臭和過期古龍水味，而且我有些計劃想和你商量。”

“關於什麼的計劃？”

“坐下來再談吧，大街大巷不方便說。

那個陶瓷杯的圖案很可愛，在那買的？”

“這個嘛....”

兩人並肩而行，步向新的未來。

聖夜的燈飾 結局B 完